

文缘丛刊之一

沧桑曲

下

石 果 著

重庆山城老年大学 主办

文缘丛刊之一

沧 桑 曲

原稿校印本

下

石 果 著

曲 桑 沧

本 稿 校 印 本

(附 下 卷)

石 果 著

重 庆 山 城 老 年 大 学 主 编

一 九 九 五 年 十 月

重庆山城老年大学主编 文缘丛刊之一

沧 桑 曲

原 稿 校 印 本

(附下册)

石 果 著

字数：1200千字 印数：100套 处理：赠阅

准印证：渝〔95〕348号

第五十六回 徐宛如心绘鸳鸯图 丁淡儿情迷蝴蝶梦

从去贵阳探亲的凌云口里，从县里有关负责人的摆谈中，徐宛如完全知道了翠微亭事件的始末。她这时发笑，是凌云的“过境扣留”，一下子想起了与游孟韩有关那一幕两场的“错中错”：垭口二娘既对他和凌云看花了眼睛；他又给凌云帮了场推向王锐的倒忙。

但是徐宛如很快就不笑了。从她说，围绕在她身边这些青年男女，都是小她十岁上下的小弟弟、小妹妹。这次同地县委几位同志一路行来，曾扯到过这问题。说农村土改，青年农民的婚嫁关系关连到土地的分配，如不多多关怀帮助，很可能出些这样那样的毛病，甚至会酿成影响生产和社会秩序的事件。

当然，就是不在当地分田的外籍脱产干部，许多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县书张俊就提着重徐宛如的名字说过，“像宛如同志，不必一定先人后己。可以经常留意一下，捕捉战机，能解决就解决。咱也给老杨讲讲，要他关心关心……”徐宛如当时只应了三个字：“我从缓。”

这一碰即回弹出口的三个字，当然不是临时随意的应声。而她对凌云们一群青年，甚至就是对文缀珠、舒全珍们那些中年人的关心，也不是由于那谈话才引起。不过，从凌云对她父女分田问题的考虑，加上几位领导同志那么一明确强调，她就更觉得那确是个问题。新社会了，爱情、婚姻、家庭这方面，也应该随着阶级易位、生产关系的变革，给人们，特别是青年们造就一个个美满幸福的环境。不应该再像过去那

样——那是什么样子：一方面，十对夫妻九无情，落落寡欢，同床异梦。另一方面，十对情人九无缘，劳燕分飞，此恨绵绵。至于徐宛如自己，在她那幕纠缠在政治斗争上的“问题剧”没彻底弄清，连孩子也还没着落的时候，她不愿考虑新的组合……

回到机关大院，送走了上天池岭考察的地委卜副书记、分区刘参谋长、专署穆科长、县书老张和陪行的杨明山一行；向县里调集来参加土改的一个八人工作组介绍了一下地方情况；又召集个会检查下斗争金如柏的准备工作，遣派欧阳翠去将军第搞个临时办公室；待到和游孟韩谈话，刚听到被他带往乌江岸的韩师傅的女儿女婿已决定走遵义坐车回四川一节，就响起了吃饭钟。

徐宛如说：“好了，吃饭吧。吃过饭我们一道下村，边走边谈……”

不开大会，机关就一天吃两顿。当徐宛如在饭后带着游孟韩往三台坎、牛角垭走去的时候，西下的太阳才刚刚挂林；微有晚烟的田坝上，还到处都有星星点点的人影在动，还不是收工时候。那一幅幅嫩绿的秧田边，有人在看水撒灰，也有人手持长竿小布袋在捉什么虫。白亮的水田里，大多有人在一挑挑下着牛粪。一些灰黄杂斑的油菜小麦地上，有的正在收割，从那大口朝天的挹斗里，摔打出轻重错落的声响，已经收掉的田地，有的已在灌水翻犁，人和牛在银蛇碎镜般的泥面上缓缓动着，踢起水花；稍微近点，就听得着“噓叱”、“噓叱”的赶牛声。扬眼看远处，牛角垭横岭一带一片浓绿。坡土倾斜和梯田重叠的三台坎地面上，好像撑着一把把重帷挂幕的粉伞，那是正在开花的桐子树。那些地面不是大见得着人影子的，却有此起彼应的山歌声凌空飞荡。显然，放牛、割草、种包谷、收小季的人物应有应有……

按常例看，今年的庄稼要早十天到半月，而一季，还是分田之前的原耕基础上“谁种谁收”哩，“多大劲头！……”徐宛如不断这样想，以致游孟韩在向她说些什么，也没听得十分清楚。好在那些事她是大体知道了的。零星听着一点，也可由她自己脑子把它连缀起来。在平地走完、提脚上坡时候，孟韩说了句：“我说完了，指导员。”

“好，该我给你说了……上前点排着走吧，路这样宽。”

孟韩带着韩师傅的女儿女婿到达这里那天，凌云已经坐车进城。他在这里半天功夫，主要用在陪着那两夫妻上坟哭祭上。因此，他就只听得凌云和王锐闹崩——其实，一听说凌云们早已回来，他就料到事情“不妙”；再就是知道他的背包已被带米这里，这里领导一意留他。别的就一概昏昏了。当然有件事还是知道的：这里就要土改。

这时太阳背了山，只从远远的河东村老金庄林子上反映过一片晕光来。两人在曲折向上的小公路上慢慢走着，不冷也不太热，不亮也不大暗，正好说话。不过，说是“并排”，孟韩还是把步子压后了半步。他个子远没徐宛如高，又听得认真，背着枪，扬着脸，倒多少要使点劲儿。

游孟韩这株远地漂来的没根草，是在这里列入了党员培养对象名单的，只没向他宣布。这样，徐宛如和他谈的老长一段话，就是在根据他那集中了当代中国许多性质的苦难于一身的经历，提高他的觉悟。他只应着单个字，“是”、“对”。既不反问，也不插嘴。除了路上有人招呼，从坡脚谈到顶端山垭入眼的时候，没多少间断。

垭口上，密叶沉沉的大枫香树，撑着一弯新月的夜空。树下漆黑的石壁前，已亮出一点灯火。徐宛如忽地站下：“得，问你，有件事知不知道？”

“什么事？”

事就是垭口二娘那个误会，徐宛如给讲了出来。

密纱般暗影里，游孟韩拍空一掌：“哎呀，真是冷灰爆出热豆，那老人家怎么搞的？……那我不进去了，徐指导员。”

徐宛如还没看见游孟韩这么惊张过，不禁笑道：“你这又是咋搞的呢？垭口二娘已早晓得她花眼了……我这时给你讲，是等一会好说话。”

垭口二娘金桂芝，如今是三台村的农协副主席。

村农协主席，不一定设副职。原来，乡里根据地形，把这一片坡地从河西村分出建立三台村的时候，指选的是当过三十年雇工才挣起个小佃户资格的宋喜老头。宋喜老头家住在尽北头洗花溪出山口子上，一来坐的偏远，二来已六十老几，三来似乎有句烙在心里不好出口的话……总之，既不辞，也不很管事。这样，江学群才接受金坡的意见，补了个金桂芝当副主席。

副主席一当，村长朱华宣就建议把村公所和村农协办公处都设在她家这里。朱华宣家和垭口二娘家同吃一口井的水，隔的最近。设在她家这里，那是大家都方便的。再说，整个三台村，只有她家这座一横三间猪牛圈在外的新砖瓦屋还像个样子，人口又少。眼前虽有些轮班守哨的人去来留住一下，把他们那临时床铺搭在堂屋，就可整整腾出靠外一头那一套两小间。垭口二娘当即答应，只给了个时限：到给凌云招亲办喜事的时候。从那，她家大门上就挂上了两块牌子。

凌云回来了。垭口二娘听了她从头到尾的全部报告。第一、她吃惊自家的眼睛竟花到那么个程度；第二、颇为这姑娘一颗心子几面扯，要走还要给她这妈妈来个“周密设计”，动了点可怜而感激的心情。如今，人是回来了。可是垭口二娘那一意要给她在这里成家的念头却动摇了，可能终于留不住。这一点，她是有点伤心的。不过，当看到陈大常、欧阳

翠们那些远天万里跑来这些地方革命的青年人，她就想，难道人家没爹没娘吗？何况这飞飞还只是寄养的干女儿，她还有个别无亲人受伤残废了的老父亲……这样想着，埡口二娘就对凌云说：“飞飞，往后你自己斟酌吧。你有前程要奔，或是俗话说的上高枝儿，我不阻拦你。你也不要老顾念我，帮我费神思划路路。这不是说你费心我还嫌多事。”她发着感慨：“就跟我替你划路路划花了眼一样，你想，你对小丁和海云两个又有多大准头？”

凌云半句辩解不得。因为，事实已经打破她那设想，对丁淡儿，在有那设想之后，她曾绕山绕水地劝过她“再走一步”的话。可一点作用也没起。回黎阳屯听说要土改，她就要带田上庙去给谢冬守坟。至于金海云，又恰恰还有个妈在，领导上还要大家帮他扭思想……。凌云只庆幸一点，就是她还没把那“设想”向他两个当事人明说。但也有一点很不安的，是发觉义母心上有了疙瘩……

这样，在遵义地专招待所里，她把所有那些都给徐宛如讲过之后，便说：“徐姐，我妈妈多心了哩，你回去帮我说说吧。说飞飞考虑问题不周到，她莫恼气。……”

不管埡口二娘那话是真心还是“多了心”，徐宛如倒是赞同她那说法的。凌云个人问题的决定，主要看对凌云本身的成长发展是否有利。如果能就地解决，兼顾到埡口二娘的晚年，那当然好。如果不能，那也只能按凌云的办法，给那老人家另行布局。

见到游孟韩，徐宛如一笑之后心下一动，一连涌起了几个方案的影子。反正她有事要去后山、三台，也要找埡口二娘，就决定增加个项目，把小游带去埡口二娘家里，把埡口二娘早前那误会来个当面说明。

不料游孟韩却不想去。他在越来越浓的夜色里继续申说：

“指导员，你给我讲到，我知道就得了。何必一定要去抵头当面说呢？领导上关心我，培养我，留我在这工作，我不能不识好歹，硬要走。我只要求今后不要把我和凌云摆在一块。摆在一块，大家不尴不尬。”

徐宛如一声笑：“这么说，你倒是个大姑娘……你不要说‘大家’。凌云听着她妈妈那个误会，她只说声‘没有’；也没说不要再留你，免得不尴不尬。”“唔，她是那脾气。”

对，她是那个大落落脾气。也正因为你是这个脾气，拘谨，内向，顾虑多——我不再找形容词了吧；正因这样，正因今后还要在一起工作，免得你尴尬，才干脆给你们当面说穿。穿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还亏你呆过那样多大地方！不要说凌云，你看看人家金清芬，欧阳翠，她们怎样对待这个问题！……”

游孟韩并不知道金清芬们还有什么“好故事”，也不想再听，他赶急说：“行了行了，指导员。走吧，我并不怕割耳朵。”

不多时间以后，两人从斜在大路边那修整过的石梯，上了小砖房前那地坝台子。按徐宛如估计，这时候垭口二娘家应该比较清静：村里若要开会，这时还早，不会有人来；在垭口上守哨看路的民兵，过夜的还没来接班，也不会有多人来休息走动。实际，这时却是：小砖房堂屋门开着，地坝上斜拖着尖刀形的灯光；人声碗筷声交错作响，是不少人在吃饭的景象。徐宛如看看，明白过来，两块白木牌子对挂着的大门边搁摆着几把锄头，是她家今天集中换工还工的在做活路。

这一带，没人不认识从“慧敏师父”到区长的徐宛如。她一出现，人们的碗筷一下子搁到桌子上，纷纷起身招呼，有的还没吞下嘴里的饭菜。

徐宛如平伸两手拍按着空气：“坐下坐下，坐下吃你们的。

要不就是不准我们进门罗。坐下，快坐下……”

垭口二娘从灶房出来了。她招呼了徐宛如，又招呼游孟韩：一边推请他两个上桌子，一边回脸高喊，“小丁，拿两付碗筷来！”

丁淡儿伸头一看，没拿碗筷就奔了出来，没开上口又转去拿碗筷……直到徐宛如去一个个按肩膀，游孟韩把接过的碗筷又送回去，秩序才慢慢恢复正常。徐宛如见着垭口二娘和丁淡儿在灶边吃饭。为了都不干扰，她干脆拖条矮板凳：

“走，小游，我们外边坐坐去。”

坐下不一会，就有一个人放碗出来了，穿过光带的身影使徐宛如看清。是村长朱华宣。游孟韩起身让座。朱华宣搬墩石头坐了下去，一边咂嘴皮，一边谈起了他碰到的和想到的一些问题。这时候的问题是不扯不多，越扯越多。徐宛如只能捡着一些可以答复的答复……

一个两个陆续出来的人，黑胡胡地围在周围，有站的，有坐的，也听也插嘴。一个手端着两个茶杯的人摇摇地通过光带，正是垭口二娘。起身接茶的游孟韩坚决让出板凳，垭口二娘便挨着徐宛如坐了下去。

接过茶杯的徐宛如把话一收：“大家注意，上面的政策是大框框，很多事要由群众讨论决定。问我，我有说不清楚的，有说得清楚也作不了主的。”她喝了口那滑香紫紫的家制茶，决定来个直截了当，“请大家……喂喂，请大家听！我就有件事要你们村里组里商量一下，说给你们传开议去。你们晓得，这龙二娘那干姑娘还有个爸爸……”

她提的就是给凌华山在这里要份田土。

“打山匠会来呀！”垭口二娘惊喜地问。

徐宛如还没应话，一个嗓子尖得像竹笠的声音就插了进来：“哎呀，你老人家才问得多余。他要不来分田干啥？”

又一个声音：“我说哇，该！不说打山匠是打天池岭受的伤。就是云姑娘，她也给我们挣得有多多的功劳苦劳……你们说是不是？”

“对对！”好多张嘴的应声。但徐宛如也注意到，恰恰是村长朱华宣没吭声。她于是说，“朱村长，多叫点人议论一下，通不过也没关系。后山、河西都隔得近，还可以同他们商量。”为了听反应，她又喝茶。别的嘴也没声音，似乎也在听反应。

反应是鼻腔里几个“嗯”声。好像倒是有话，竟被那“嗯嗯”之音压回去了一般。

徐宛如又抬起话头：“哪里都有点外来人口，这不奇怪。眼前就还有个丁淡儿，还有这游孟韩队长……”

“还有你区长哩。”一个苍老的声音。

“我不在这分田了，刘大爷……要分叫老家乡分份给我。”这刘大爷的儿子刘卯生参了军，是个军属。徐宛如向他加说了几句问候话。往下，她便转身问垭口二娘和朱华宣，今夜村里有没有会。垭口二娘说，因为后天的斗争大会要整整占个白天，这两夜就让大家要休息的休息，要赶点杂活的赶点杂活，放上“会假”了。

听得这么说，徐宛如便要大家“自便”，人们便纷纷散走。在里面帮着洗碗涮锅、收整屋子的丁淡儿出来的时候，地坝台地上也没别的人。丁淡儿不失常备民兵身份，虽然没戴军帽，又穿上了乡下姑娘那种喇叭口大摆衣服，肩上仍挂着枪。

地势高，入夜的山风带上点寒意。徐宛如站起来：“走，我们几个里面扯去。”

一会，四个人坐在了灶门前。当然已不用烤火。壅掩着火种的灶孔流出余温，冷暖正合适。垭口二娘抱出个小瓦罐米。徐宛如知道那里面装的是她常备的一点干粮——炒包谷

花，这时要拿来请客，不让开口，就强着她拿回去了；还制止住拿来空杯子又要倒茶的丁淡儿。

埡口二娘回来坐下以后，徐宛如就开始谈正事。第一、她希望她后天在大会上发言，如果谈到金龙两姓打祠堂那老帐，只强调是地主老信们利用群众的宗族观念争强造势力，不要缠在她和她堂兄金树芝们和断石桥龙莽家那那些皮绊，还要埡口二娘出来作个纠偏式的说明。

埡口二娘说：“这要和作栋家的讲讲，徐区长。她不扯那个不更好？”

徐宛如动动头：“那工作由欧阳翠去做。不过人在气头上，要防万一。”她垂了垂眼皮，又下话解释：“这问题马虎不得，二娘。前回斗金如柏就冒了那苗头，那是杨政委出面硬压下去的。我们就担心这一点，怕把斗争的焰头——俗话叫火燎子，怕把火燎子烧向农民内部……当然，坡老爷爷可以在这方面挡股风。但是，总要有人帮腔，有人拥护，要形成一股力量才有作用。”

“说火燎子呀，”埡口二娘望着灶上那油灯，“有个人倒真和那差不多，懵懂汉海儿。”

徐宛如说：“对，所以我来搬兵请将罗。小丁！”她把那在擦抹枪栓的丁淡儿叫的扬起头来，“交个任务给你。后天大会时候，你挨在金海云身边。他不要横便罢。他要耍横，你扭着他不放……”

“哎呀！”丁淡儿张开嘴，像吃着了辣人最厉害的朝天椒。过了一会才说：“徐娘娘，我们倒是常在一块，我可没同他拉拉扯扯过。”

“你在晚会上和他比武都不怕，这怕啥？”

丁淡儿苦着脸：“那是拿着扁担比的呀，区长。你没听说拿扁担不是？”

徐宛如是和垭口二娘坐在正中矮板凳上的。她向坐在外横头草墩上的丁淡儿屈过身子：“你这小丁，劳动人民，哪去学那些小姐脾气？这是工作，是当人对面的事，又不是偷偷摸摸……你跟着你们凌队长那样久，就没见她是怎样女将带男兵的？她有你们那些忌讳没有？”

这话引起了垭口二娘的感慨：“她呀，她又过于了点……要不是……”

徐宛如回过眼，看见垭口二娘正随话把那坐在里横头靠壁的游孟韩瞅了一下。孟韩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眼观鼻，鼻观心，除了膝头上横着步枪，完全是广元和尚在座谈会上的那姿势。徐宛如一笑：

“龙二娘，给你讲，你花眼睛那事我已给小游说了，羞得他像个大姑娘。”

孟韩其实并不那么“羞”；所有那些，都是他有意识的循规蹈矩。他这时扬起头来侧向垭口二娘：“伯母，你老人家是怎么看的？”

“咋看的？”垭口二娘脸上泛起又笑又气的神色，“我看她就是对你好嘛。去去来来，像影子随着脚后跟。见面说话，眼睛眉毛都要飞上天的样子。比如那回……”

孟韩紧着抢嘴：“不要‘比如’哪回了，伯母。你老人家要横着比，你看凌云同志对我们哪个不一样？当然，有的人拌这戳那，会叫她生气，发火。我可能就在这方面少一点……多点少点，那还不是个程度！就多点又怎么？金海云遭克遭得多，她对他不是很好吗？真要说好，还有个人儿，谢冬！她喜欢他得很！可哪有半点别的意思？还不是在当小弟弟看待！……”

“停停，小游”，徐宛如扬扬手。“我现在向你很郑重地提个问题。假如……假如你主动进攻，我和龙二娘，甚至还可

以动员别的同志都给你帮忙，下大包围。你看，有没有几分可能性？你考虑下。”

不用考虑，孟韩立即答复：“徐指导员，谢谢你的关心。其实是，不可能的，白费劲！凌云同志是个阳分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明摆在脸上。干点工作呀，出个点子呀，她还喜欢听我的。就是我这脾气她看不得。她说我是‘木斗斗’、‘土地菩萨’……要我这‘土地菩萨’改成闹山雀、笑罗汉吗，我也难。小丁知道的嘛，小丁……”话到这里，好像平平流水突地撞上了石岩，“噫呀，小丁！你，你怎么啦？”

这时，丁淡儿两脚踏在坑沿石上；两只手肘子压着膝头；弓着背，头埋得低低的；下掉的眼泪，像雨停过后的屋檐水，嗒嗒地滴往灰里。孟韩猛然省悟，是他不当心提到了谢冬。他想着道歉解说，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只得转向徐宛如和垭口二娘，请他们劝劝她。

徐宛如锁上了眉头。她觉得眼前这工作做得别扭，两个人，两条线，理着这条粘着那条，哪条都没理得伸展。她默一下，拍了拍丁淡儿的肩膀：

“好，你眼泪多你就流吧。不过我要告诉你，小谢可不喜欢爱哭的人。他整天活蹦活跳，一跳三尺高，脸上没见过愁样子。他聪明，勇敢，心地亮堂，脑筋用得上。打从知道翻身革命的道理，就一个劲干，英勇作战，受那样大的伤吭都不吭一下……”丁淡儿率性抽搐起来了。徐宛如发觉她这些话起了作用，赶急一收：“他要看见你动不动哭流洒涕，他才要羞你，骂你，喊你滚开点——假如他还存在的话。”

淡儿忽地扬起那湿漉漉起着反光的脸：“只要他在，他活得转来，打我骂我我都愿。”

垭口二娘插嘴：“真是个傻妹子。你没听那做道场唱的——‘人死如灯灭，犹如汤泼雪，要得还魂转，海底捞明

月’。要哭得转来，我天天上你垭口二爷坟上哭去……”

丁淡儿扯袖子揩着眼泪：“不是我爱哭，龙二娘。我是想不得，忍不住，一想起眼泪水就往外滚。凌队长说过我好多回……”

徐宛如摸张手巾给她：“对，这一点也要给你们队长学。她还不是姑娘家？我就没见她掉过泪。想嘛，哭有啥用处？你要真感激他，喜欢他，就要好好工作，挑起他撂下的担子……他是明着的敌人打伤的，暗着的敌人害死的。那案子都还没破，你就不想给他报仇？哭，上庙，那叫没出息……”

“你说得倒是，徐娘娘。”淡儿没用那手巾，还递了回去。“我咋不想报仇？想得心子磨起了洞！就是抓不着边，没法子。县头那公安局不是在专办吗？他们都摸不着底实，破不了。我这个山包谷雀，得凌姐携带，当个小兵。我抓石头打天？……”

徐宛如说：“这也不成要上庙的理由。”

淡儿眼珠子挤向鼻梁：“不是理由，我没走处，徐娘娘。分田啦，大家落土生根啦。我哪去？回十二茅坡火烧坪？我爹不要我，我也不去。要像凌队长劝我的那个。”她淡淡摇头轻吐了两字，“我不……”

“不”字一堵，徐宛如只得把文章推开一层：“淡儿啦，解放翻身新社会，天这样宽，地这样阔，我就不相信，只有狐仙庙那条才是你的路。”

“那是隔我冬哥近嘛，徐娘娘。反正托毛主席的福，到哪里都有份田土，我就去陪他一辈子。我脸是破了的，我也不怕说我不要脸。”但她那映着灯光的脸，还是掠过了一缕红云。“我不去……咋好呢？回来就三天两夜梦见他。有晚才怪哩，我从来做梦都记不明白，那晚硬是一清二楚。……像是在李家育冈林边吧。我像是在打猪草。他笑咪咪的，越靠越拢来。

我说‘你姐不是说，你对我一点心意都没有吗？’他说，‘姐宽你的心呀，我死了嘛。’我心想——梦里头心里还想哩，‘你这不好好的吗，我跟你一路去吧。’怪，我还没说出他就晓得啦。他手一指，说去吧。他人就像风筝一样飞起来了。到得半天，像个大蝴蝶，越飞越远，看起前面就是狐仙庙。我好急哟！我也想飞。我两脚使劲一蹬，蹬着文娘娘，原来我就睡在狐仙庙上。我想，定是我魂儿出去啦，他去喊我回来……。第二早上到他坟上去。巧不巧？硬是有个蝴蝶绕着我飞……我把这龙门阵摆给文娘娘听，她说，‘敢怕是真的在等你，梁山伯祝英台就化了蝴蝶……’我口不心想，哼，像那到美气！……”

徐宛如心里正在埋怨文缀珠不会说话，淡儿却在转口发问：“老实问你呀，徐区长，今天文娘娘开会回来，说你说的，连她都要赶下山，真的？”徐宛如应道：“真。不过不是赶。是我劝她，她答应，觉悟高了嘛。跟着共产党造个新世道出来，比想的那天上还美气。要是真有什么天上，上庙有出息，不说文娘娘，我还是老资格哩。”

这话叫垭口二娘笑出声来，游孟韩咧开了嘴。淡儿也笑了，但低了头：“不，你徐娘娘是在革命……”“那你当民兵不是在革命，嗯？要来个三十晚的龙灯，倒起玩……”

淡儿不再应，一络头发梢儿从鬓边下滑，头埋得更低了。

徐宛如忽地放大声音：“你给我考虑下工作吧，小丁。刚才讲的，后天那个任务，你应不应？”

顿一会儿，丁淡儿扬起脸：“应嘛。我是个兵，咋不应呢？”随即腰也挺了挺，“再说，我又不算大姑娘……”

徐宛如急着扬手：“好好好，应就好。这事那事，干工作是大事。”她叫她后天找欧阳翠去，说由她铺排指挥。

话后，徐宛如微微一沉，站起身子。仿佛壁头并不挡目

光，她向外前方虚望了望：“我事还多哩……”她摸出手枪和电筒。“走吧，孟韩，过后山去。”

一直稳稳坐着的游孟韩应声站起，拉开侧门，提着枪先出了门槛。垭口二娘挡住徐宛如：“我还没问你哩，区长，飞多久回来？”

“几天吧。这里土改响了开声锣鼓，她不会久耽搁。”

徐宛如刚跨出门又缩回来：“二娘，还有几句话……”

两人在门边站着谈。山风扑屋，灯光摇晃，丁淡儿忙把灯笼移向靠壁处。这一移，她忽然发现，用竹簸捂着的大灶锅里，还透散着微温的糠草熟料味儿。说话来了，竟忘了帮着喂猪。她于是立即挂枪上肩，揭开竹簸，拿过木瓢和提桶舀起猪食米。

一边舀，一边随意放眼。只见门边两人挨在一起，徐宛如的嘴对着垭口二娘的耳朵，不像在说话，倒像在向里面吹气。垭口二娘的眼睛是转着的：有一下，丁淡儿看见她在盯瞧门外；有一下又视线相接，竟是在看她丁淡儿。忽然徐宛如松开嗓门说：“那就几好，龙二娘。”垭口二娘应声，“劳你操心……”以下又是悄悄话。

等丁淡儿点上小方灯，提着桶，穿房过屋去到那边山头上喂了猪来，徐宛如和游孟韩已真走了。虽然过山风吹来哨口上的谈话声，说明人还在那里。垭口二娘随即退回屋子，关了那侧门。

淡儿问道：“龙二娘，你们刚才说些啥秘密？”

“没啥……”

“好像还是在说我。”

“说了，她都说了。说了你，说了我，说了你那飞大姐，也说了小游师傅，说了海云……”收住嘴，垭口二娘把油灯从壁边移到灶沿米，拨拨灯草，坐了下去。亮起来的灯光照